

書

東漢書疏卷之五



續漢書周禮補校

何敞

字文高汝

奏記太尉宋由司徒袁安

元和中敞辟太尉宋府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

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

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

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

二公曰

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有

乾侯之危

春秋有鸛鶴來巢左氏傳魯大夫已和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日鸛鶴之羽公在



乾侯之馬在魏郡公羊傳曰西狩獲麟孔子有

兩楹之殞而角者何孔子曰為來哉又為來哉

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人謂于貢曰子時嘗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

而死而海鳥避風滅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

三日乎廣州之鳥恒知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燠又仲

過之日吾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

反居無何而肅宗崩奏記太尉宋由

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修宮殿造神像帝為虛

立朗敬奏記太尉宋由曰

敬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

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

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

履晏晏之純德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

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

出入再期宜當克已以醕四海之心禮一教不升則損

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不登君天下不足若已使然

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

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

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

中州內郡私公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
賚過度但聞賜賜自即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
竭幣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
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東
常請書召公出取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
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為而已哉宜先正
已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
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
恩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于文述祿
而已哉

文述王每出王文之稱也王止而後人謂子文曰
昔而我無日矣我死非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
儀休相魯食而美接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
家婦膳其饑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貨乎此音死
能由不用

時遂實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
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
敬上疏諫曰

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
兵三十萬騎圍高祖於白登十日紫白登在平城東南
什餘里高祖時冒頓遺高祖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
兩主不樂以無自娛願以所此二辱者臣子所為積憂
有場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為積憂

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還念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

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妣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安

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

人始就耕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

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

誠竊懷恠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

在道朝廷焦膺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

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

恤人之困書奏不省

上肅宗章帝封事

敬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人臣至以殺身滅家而

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

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武姜欲殺之

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妾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察大

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矣由是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言之也又記

日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豕為伏見大將軍憲始遣

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此類也憲深執謙退固

其愈充腹而與愈餓死同志也

辭職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論
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元第專朝憲衰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重用百姓奢侈倡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議論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親
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
則已受言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
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如憲等唯於罪辜則
柔惠且直無此萬邦聞于四國如憲等唯於罪辜則
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君之權呂右欲封呂保曰產為王
順命而封之呂右崩平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敬
物合謀卒誅錄產也
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懸懸塞其消消消消月金人銘曰

為河難論不
絕遂成網羅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
警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襄鄭在公實姜下使
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滅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生母
猶不免於嚴怒方言滅獲如好幾林也史記曰蘇秦謂
來私者憂之矣曰勿憂吾已為外棄酒特之矣居三日
其大果至妻便安學茶酒而進之使飲言酒之樂學
忍酒主怒怒之被度信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生母
然不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
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城
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自見其禍而懷默苟全謝馬都
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此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

參謀聽順其意識宗廟至計實氏之福

徐防字詡地潯國鉅

上孝和帝疏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
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

夏餘西河敬弟子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善日

而微餘人為文候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仲尼沒

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士徵儒

新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

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百夏侯勝

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

德儀勝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

酒禮設甲乙之科前善歲課甲科四十八人為丙科四乙

人補文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

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私

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諍訟論議紛錯互相

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文

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雖及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意

本意政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之

之政小人以忠三王之道若循陳周而後始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

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師義有相伐謂有相皆正以為

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又差

可矯革謂書下公卿

張敏字伯達河間人時為尚書

駁議死刑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貴

其罪死刑而降宥之謂自後因以為比是時

遂定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

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

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茲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務可但使人從之

春秋之義子不報父讐非子也公羊傳父不誅子復

今託義者得滅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

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

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
教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
書有政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獨除其敝議廢不省

上肅宗章帝疏

敏復上疏曰

臣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
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
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何以禁必不能使不
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臣吏復容其姦枉議
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

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

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

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秋一物

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王者承天地順

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

平議天下幸甚和帝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時為尚書僕射

上順宗帝疏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擇
議欲探壽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

諫曰

寫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

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

岐嶷岐嶷然有所倪天必有異表詩云克岐

別識也朱文公岐嶷茂之狀見文曰倪也詩云文王嘉止倪天之

求焉宜參之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

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政令猶

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詔文一下形

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

漢書駁議上順宗帝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

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書駁之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臣以獻可替否為

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詩美先民詢于芻

蕘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國有大

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國語曰國有大

事

若而後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

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成奏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

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因故稟令又曰令作惟行不惟反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

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篇也謀信也斯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

易者天子也朱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出奇之策

六出奇之策前書陳平說奇策以佐高祖鄭可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

鄭內無國中之外無諸侯之患子產從政也擇能而

後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步道易

行明年上計景公遊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

也屬餘不有貨賂不至罷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

景公下甘奇顯用年亦強仕史記曰秦與燕地其

十使於趙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甘奇

上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

記而四終賞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

心而命天子天候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

文帝召漢承周秦燕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曰漢

家自道離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

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割矣舊章刻削也便利未明衆心

不厭敬服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

若事下之後議者刺異異之則朝失其使同之則三言

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

詳采厥衷敢以警言冒干天禁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日之人孔子曰未見

上順宗帝疏

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啟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尚書爵以建事則能建立事明試

以功典謨所美典明也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爵

服五章天秩所祚禮自表五禮有庸哉天命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

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

通雅博物志聞探廣窮理六經典與書章憲式無所不

覓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真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

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以夜密勿繩才

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

日夕後母年老既蒙簡照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

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畧深茂堪能接煩願以參選紀綱

頽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

袁安字邵一汝

上孝和封事

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

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

欲結恩北虜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伢後冬為
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單于公
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議可
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本
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以扞禦北狄故也今
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拜領降衆無
緣復更立阿伢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
睦同安議事奏承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
上封事曰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

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
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
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
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
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
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
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也
光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
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
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謀遠三世之規

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知實奮議而欲背棄先
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賞罰理國之
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焉今若失
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
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之其弟則二虜懷恐兵食
可廢信不去論語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
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
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

上肅宗章帝疏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永平則尚書決
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
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
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堯典之辭青過也災害也肆
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青過也文孫從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謂剛由此言之聖
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文憲茲
愚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群僚弘崇晏晏和而有司執事未率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勞即苦古字通
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城福元
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
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
夫政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德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懼悅子之威心
矣故德曰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國富空虛
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
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
而不死誠孫熱而避位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終身不出見新片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
輕薄繁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

上肅宗章帝疏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帝論也重是

時帝始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

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

公卿議罷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蕪之應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漠風至則蘭夜于生月今仲冬

日短至惟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蕪擬出射音腹也今冬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漠風至則蘭夜于生月今仲冬

仲冬蘭生蕪也今冬

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十二月陽氣上通雉始

本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而十二月陽氣上通雉始

萬乳地以爲正經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

今季以爲正經以爲歲首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

萬物皆出蟄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月十三月

東郊以爲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天子

正夏以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以

同草木萌動東風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歲之者一

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振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

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

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萌其色尚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

得如色尚白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日爲朔

日三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政止朔也易乾

變日三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政止朔也易乾

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殺

局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

月趣獄刑無留罪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明大

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

身欲寧事欲靜以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

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政律臣以爲殷周

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言自元和以前皆

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言自爲他

應不以政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政從簡易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

二王之春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時之正陛下探幽祈

微允執其中華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書曰五功五

有邈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稽

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

主者二月歲正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

陳忠陳寵

上孝安帝疏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章懷太子

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

或周之陽九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

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緝

發更相文飾隱忠獨以為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篴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

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

禁則致疆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

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

罪至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通致資給而頃者以來莫以為

東漢書卷之五十六

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僂

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說文云蹐小步也言蹐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

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共相

壓迫進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掩者乃

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蓋

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劉劭曰案文勢為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通字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本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

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

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御史也尉賊秩一

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

等三

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

加糾罰莫以猛濟寬驚懼姦惡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

協息卦為太陽消卦為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也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

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

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上孝安帝疏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志

因此事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往令得奉送

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謹疏
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
約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
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
絕告寧之典前音音義曰告寧休謂之名言曰
二千石有子告賜告子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
賜賜告病三日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常印經將
官屬歸家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
養喪也

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服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從軍持事丁退家致位喪次極高私
思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令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
序也秦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恥小雅
也秦秦長大貌我難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
生謀以為蒿也其詩曰秦秦者我匪我伊蒿哀哀
也我物為蒿也其詩曰秦秦者我匪我伊蒿哀哀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制
制大臣有察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
者必也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建武光武
始武光武
武光武
武光武凡諸國政多

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解箱三年
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
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
文孝文二年詔曰農天下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
初詔今部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臣衛章玄
三雍之序備於顯宗維和也三雍明大臣終喪成乎陛
下聖功美業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
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矣
禮記不備之

上孝安帝疏

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义次轉為僕射時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
母王聖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
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
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故
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司臣
扭恩莫以為負扭習也詩曰將叔無扭言屢故天心未
待隔并屢臻不備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青

冀之域淫雨漏河也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充豫蝗

生子判揚稻收薄洋涼二辨卷戎叛戾加以百姓

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日杼杼杼也臣聞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洪範五行傳五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稷臨蒞不嚴臣下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疆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

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帝也比遣中使致敬并

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

時集謂自媼發人脩道繕理每多設儲對徵後無度

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頸路呼

蹉莫不叩心何間託叔父之屬何間王開清河有陵廟

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

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

副車之盛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乃

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徵上林中光

天子伏請道旁出末巷以毒聞太后賜言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乾天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

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
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效如欲尚書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效如欲尚書
主能知之以上以尚書納言得無趙昌港崇之詐主能知之以上以尚書納言得無趙昌港崇之詐
為然而備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港崇之詐為然而備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港崇之詐
尚書僕射數諍帝不許尚書令趙昌港崇之詐尚書僕射數諍帝不許尚書令趙昌港崇之詐
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臣得無宋博阿傳之授臣得無宋博阿傳之授
自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自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
丞相論議不能平風陰求商短丞相論議不能平風陰求商短
使人上書告商閤門內事商坐免使人上書告商閤門內事商坐免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若國政一由帝命王
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齊止齊止曰乃履巽不能為害齊止曰乃履巽不能為害

上孝安帝疏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生月變外輟

切免公台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

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

則監察而董是非董會漢典舊事丞相所請廢有不聽

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

書見任重於二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忠心常獨不

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冗見言又不承

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譴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
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
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
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災惑守心議即李尋奏記丞相
知所也有嘉賁麗等為星言大臣且當之上乃公見亦
徒垂宋景之誠宋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故知是非之分
較然有歸矣又尚書失事多遣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
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
為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忠人仲升扶風平陵

上孝和皇帝疏

超自以人在絕域年一思土十二年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首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

營土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首丘仁也注曰正丘首

也其本都名在焉比歸詩外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

之間况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以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

俗畏壯侮老旬奴之俗壯者臣超犬馬齒

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示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

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取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

東漢書卷之四

如自以壽終也部誠無所或後世或名臣為沒
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一生入玉門關
漢書西域傳云去長安三千里玉門關在
今敦煌縣西臣老病衰
因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
明安惠遣使獻犬
及臣生在令舅目見中
塞
上孝和皇帝書

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

妾同產兒西域都護定遠侯心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
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常被蒙超
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

路隔絕起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

攻戰輒為先登身破金夷大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

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見

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

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

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

素變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

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

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

若急延頸踰望二年於今未蒙首錄

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知大夫職曰國中十尺以及

相之征謂賦稅從征也韓詩外傳曰一十行役六十

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與周禮七尺同凡國中六十

也此言是野即六十有五曉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役野六

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况

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兄超餘年一得

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

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

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若馬棄之曰小盡其力詩云民亦

老而棄之也於其是救而養之也事見史記詩云民亦

勞止沆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篇也

先補恩惠於中國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

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

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莫幸超家得蒙

趙毋衛姬先請之貨趙毋趙奢之妻栢之母也栢栢敗

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妾愚戇不知大義觸死

忌諱言乃為超還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

上肅宗章皇帝疏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

東漢書卷之五十四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
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與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魯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公羊傳曰時地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有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故君子為之諱秦政

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二族高祖平亂約法三

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

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

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

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

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探摭寃濫家屬徒遭加罪

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輸轉煩費又遠屯伊

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

饒寄不毛之荒極乎草毛也荒極喻遠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

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

以濟元元

上肅宗章皇帝疏

承上事肅宗下終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

尉牟融司徒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

父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
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

崖之郡元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易我衣裳元帝初

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

崖郡元武時善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帝以中國

初定未建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鱗介喻遠夷言其

人與魚鱗無異也衣裳謂中用揚雄法言曰珠崖之絕

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

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

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

也三軍二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漢書疏卷之六



漢書疏卷之六

疏諫上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陽人時為尚書上孝安皇帝疏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露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札記曰無雷同在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登值中興當遠太

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
言其不可知其謀誅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豈
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地願為
孤豚豈可得哉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
太廟欲為孤犢其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
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
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
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訾訾互相佐附

臣恐威權外微臣恐威權外微
之良難虎翼奮卒不可制飛入邑澤人而食夫置不
為虎傳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不能含之春
臣功大者王威臣功大者王威臣恐威權外微
含論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利利猶珠出於澤
中誰能不含取也也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
已實也吐猶出也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
道也此最安危之權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
政存約節左傳曰儉德之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
帳於書囊人帝愛百金於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
集上書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人自

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
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
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
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
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
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折天崩高岸為谷脩
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
自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諛之黨損玉
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精欲之歡罷宴私之好考正圖

稽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

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

應邵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應

上孝安帝疏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
死次兄初及玉母軍竝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繼
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邵後
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來也凡

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聖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宥夫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時也左傳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晁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遂飲藥而此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姬之明卜奢為死趙欲以括為將括母曰王以括如其愛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括母曰括母曰王終將

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撼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出左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勞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功謂有大勳者貴未若今索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困事官未二王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此為求生非為代死

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上孝安皇帝議

邵剛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

天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

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

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勅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

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存今大駕東邁巡省許

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新聖行新不自

撰資以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矣

事比例司徒都日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

五十篇初置尚書員五人借儀有常符曹及春秋斷獄凡二百

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郎復音復又集駁議三十篇

皆刪飾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瓊瑤之士

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十二卜臣所創造豈敢自謂必

合道衷心焉憤悒聊以藉手藉身昔鄭人以乾鼠為瑤

書之於市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

口胡盧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

鼠未脂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周人遇欲買璞平
價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此乃云鼠
彼云未指事又差外闕于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
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
端見之文譽之以特牲重饋中十襲客見之
曰商賈之言豎匠之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
皆變誤赤色也楚詞曰襲英衣方纒縵謂鮮明
也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所以代
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絳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
圃之蘇馬卒賤也是用敢露頑才廁子明哲之末雖
人蕉萃焦萃古通用是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
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蘇帝

上孝安皇帝書

永初元年涼州朱雲種羗反畔遣車騎將軍鄧
鷹討之時參坐法輸作若盧若盧參於徒中使
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言其地耗損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成農功消於轉運
不復於舊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
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
萬里運糧遠就羗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
軍鷹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

三輔休徭後以助其時上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
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
憚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
建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
矣書奏會御史
中丞薦參下

樊準字見

上孝安皇帝疏

準上疏薦龐參曰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則書鄆陽諫吳王
以鷲鳥大鴉也昔孝文皇

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則魏尚為雲中匈奴素不
言不相應文吏繩之以法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

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匈奴素不
言不相應文吏繩之以法向

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論

作經時今羗戎為患大將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

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

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
其言

馬融字季長人時
為校書郎中

上孝安皇帝書

先零羗豪僭號北地詔護羗校尉龐參將降羗

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
名與行征西將軍司

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羗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
馬融上書請之曰出參

伏見西戎反叛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
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猷猶侵鎬及方小
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
于西陽鎬方皆北方地名抑亦扞城亦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關如是以
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武起護羗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
節兼以博雅深謀之文又將軍將軍漢謹前統西域動

昔數軍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
坐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
日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
於明晉侯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左傳
使復其位孟明視後敵而歸之故晉景再亦狄之士秦穆
秦伯曰孤之罪也後敵而歸之故晉景再亦狄之士秦穆
遂霸西戎方傳遂霸西戎方傳遂霸西戎方傳
功也又曰秦伯伐晉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
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奏書

段奉

上孝順皇帝疏

寵參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
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
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出龍參傳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寵參竭忠盡節徒
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
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說佞傷毀忠正此天
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李
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白起也李來也魯人喜也
此等事伏惟之公夫國以賢化若以

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志賢競爭寵任以安社稷

陳龜字叔公

上孝桓皇帝疏

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
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
庭魂骸不反薦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
鷲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
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
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佐詩大雅曰惟鷹揚上勳

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

瘠薄也薄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

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

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

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

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出左傳言其居室如雖

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

租更空缺更謂更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

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易勞神書曰

不隳暇養垂撫循之恩哉唐先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

天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王也史記曰堯知子丹

下故古公策杖其民五倍帝王為百姓所附欲人攻之

豈復興金匱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

除肉刑之法文子即太倉令淳于公體德行仁為漢賢

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

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

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

東晉書曰流落之六

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
斥姦殘人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即將校尉簡練文
武授之法令除拜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
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崔寔

字子真涿郡安平人驢之隱居為郎

上孝桓皇帝便宜事

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

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確正也當世
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其

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再隆及繼體之
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
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他沒反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諷厭為忽真或真或真或猶豫岐路
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括囊不言持

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上下怠懈也風俗彫敝人廢巧

偽百姓嘉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

必體充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决壞枝柱邪傾

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推謂變也遭遇其時而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攝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

也其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急所異務也葉公曰

仲尼曰政在節禮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禮

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

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助於周

穆有闕甫侯正刑王訓謂夏禹用刑之法俗人拘文章

古不達權制奇禱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

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持奪持居蟻反從何者

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不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日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樂成難與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

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

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

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律令
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夫以文帝之明賈生
如害其能憂楚憤懣遂作離騷夫以文帝之明賈生
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
秋之義左傳曰息侯代鄭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
以霸政八政謂三皇五帝也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
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
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薦勲
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
實政卒以墮損墮讀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

道得失斯於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

齊責楚以色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盟諸侯於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

世推以為結繩之約可以復埋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

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

乃舞干利於兩階也七旬有苗格高祖被匈奴圍夫熊

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用夫熊

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結繩之膏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
人傷於寒而轉於熱何也太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之
道延年地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及氣不能續筋骨也蓋

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
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
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
鑿馬駘其街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
德法為街勒以百官
為樂策善御勒齊德策鈞馬力和馬心故曰無聲而極
千里善街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
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方將楫勒鞅輅以救
馬街駘也遠來反皇路大路也
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扶何休公羊傳曰楫臣於反以
木街其口也勒馬轡輅車轅
鑿鑿也說苑曰鑿設於鑿和設昔高祖令蕭何作九
於戰馬動鑿鳴鑿鳴則應行節也
章之律有夷二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

五刑文帝肉刑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

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

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

帝元年乃下詔曰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

乃定律減答輕筆自是之後答者得全此已上並見以
前書刑法志

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

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武帝而武三王

盛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

五等之罰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
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舞
又曰擊石附石百獸舞

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時為司徒

上孝安皇帝疏

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國者如農夫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

四海雍熙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民於德未事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為而恭

批而敬擾而敷德而敷值而德簡而廉剛而塞強而

日九德成法曰賤而阿母王聖出自

欲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溫之勤前後賞惠

報勞苦而無報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結雲氏有不

外父屬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識此難最

鳴此難最此難也書曰古人有言詩刺哲婦喪國

善婦傾城昔鄭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

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鄭公謂莊公也左傳

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論語曰易曰無

依遂在中饋婦人六二爻也得正於內無妄也得正於外無妄也

受正於內夫道正於外無妄也得正於外無妄也得正於外

也中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何母令居外
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
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曹風序曰曹共公適于
季女斯飢婉孌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嚴御損節徵發
少貌安好親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嚴御損節徵發
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車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云鶴鳴于九皐詩周宣王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而名著於賢者詩周宣王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夫詩周宣王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王詩周宣王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亂詩周宣王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云詩周宣王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下詩周宣王曰鶴鳴謂宣王也鄭玄注
不休哉

上孝安皇帝疏

承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遂以為妻
得襲護爵位至侍中

震深疾之後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
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
也冬十月王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篡亂
下子當也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篡亂
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
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

爵有德今壞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之一時之間既
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
不安陛下宜覽鑒既往順帝之則書奏

上孝安皇帝疏

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
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埵朝廷震復上疏曰

震時為太尉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
色言有儲蓄人無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猶猶
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抄掠三邊震

擾戰鬪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

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

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坊而

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將

百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

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伎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威共權

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嗣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

銅之白黑溷清濁同原天下譁譁咸曰財貨上流為

人

朝廷結讖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
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憂
之

上孝安皇帝疏

承上樊豐謝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
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
起家舍園沈慮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曰

臣家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而動

而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

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

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商頌曰商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徐幹曰二人同心其

不與上同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

譁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

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偕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書洪範之詞也偕差

也言唯唯陛下奪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

也言唯唯陛下奪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

穢棄驕奢之臣以掩談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
威福又移於下

上孝安皇帝書

承上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
豐等皆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
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書救之曰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記曰堯立敢

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書曰自殷王中宗

及高宗父祖甲及所以達聰明開不諱

情於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生激訐謗語為罪

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勸羣與人之

言與衆也詩曰詢于羣堯

楊秉時為侍中尚書

上孝桓皇帝疏

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之天子焉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

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大雅王者至尊出入

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自非郊廟

之事則驚旗不駕故詩稱自郊祖宮詩大雅雲漢之坊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易萃卦之詞諸侯如臣之家春

秋尚列其誠左傳晉莊公如崔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繁游去謂服天子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威儀侍

衛守空宮綏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善

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坐亡在渭城界中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重也得備納言

又以薄學充在講勸持家表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

又生死陳其愚

楊賜字伯翺震之孫賜

上孝靈皇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徵驗已

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

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

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二意欲整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天也

今大中是謂不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篇也

臣賦龍陰類也

子類也故為故春秋兩蛇關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凡昭公立鄭
多雍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
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取死於鄭欲內厲公
施惠以昭公將敗厲公將處之象也是時昭公
謀則內變不得姓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竟果
惟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虺康王一朝晏
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玁狁鳴玉去周所周康王后
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
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
苞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伐紂後大半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列內外之宜崇帝乙

之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曰五日帝抑皇甫之權

夫之愛

豔夫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士等皆君之

處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殷戊時

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宋景公時
慶感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上孝靈皇帝疏

賜代表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

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臯陶謨曰兢兢業業

書曰文王自朝至於

明慎庶官俊又在職三載考績

日中昃昃

隄暇食

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佗德有形執者旬
日累遷守百八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此山
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土
又聞數徵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樂遊之荒也
日繁于燕書曰內政事日隨許規大化陵遲陛下不
顧二祖之勤止詩曰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帝
太宗武皇帝世宗宣帝中宗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
欲直景欲行而求及前人也孫焯子曰猶立柱木而求
夫明鏡所以一照也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在名之
惡而不知修己之善惡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在名之
其所以安存也無異乎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劉
其所以安存也無異乎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劉

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書也易利卦曰貫魚之
有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齊人何列女傳曰鍾離春者
之正也也其為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耳大節不
身結也項少髮折腰出胃皮者末年四十行嫁不
事自謂也王季也手也術也漆也曰也殆也我也曰也今也王也之也國也而也有也無也一也旦也山也濤也滿也池也春也
之患也南也有也強也楚也之也警也外也有也二也國也之也難也一也旦也山也濤也滿也池也春也
覆不安也此也一也殆也也也漸也臺也五也重也萬也人也罷也極也此也二也殆也也也飲也酒也沈也面也以也
狀也匿也於也山也林也詔也諛也被也強也於也左也右也此也三也殆也也也飲也酒也沈也面也以也
不也秉也國也家也之也政也此也四也殆也也也禮也內也遐也邇也有也憤也怨也之也聲也臣也受也恩也
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九臣括囊避咎指結也易括
謹自手書也上

正孝靈皇帝書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盛為雄曰虹聞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

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

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

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相以師傳恩為

疾斬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床下禹

首謝恩言老臣妾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

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

近上即時從咸為張弘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

上過侯禹拜禹教視其小子上朱游欲得尚方執

馬劔以理之固其宜也師尊聖雲上書求見公

為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正臣願得為

對曰安昌侯張禹尚少府之屬官也作供

吾以微薄之學克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

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上書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

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

降也於崇山其亡也與齊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

於山其亡也與齊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

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氣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

蜺蜺者也詩序曰蜺蜺刺希女也日蜺蜺莫之

於中乎經曰蜺之此無德以色

親舊舊也日中半經之文日此類也古注方今身

多變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惡諛諂盈路是以災異變見

前後丁寧今復投虹可謂熟矣然也案春秋議曰天投

虹天下怨海內亂指也失度投也如噴應也亂加四百之

期亦復垂及噴也昔虹黃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

宮春秋文稱曰百年昔虹黃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

日天垂象見言凶聖人則之今妄騰嬖人闕其之徒共

等朝國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稅以

變小伎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重于賦如羅地美匹

受相薦工日賦者重于賦如羅地美匹

常伯任之居納言却舍梁誠俱以便肆之性校辨之心

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祥交伏賦口論究

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秦捐溝壑不見建及冠履倒易

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倒易從小人之邪意順無

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也蟪蛄之誠大雅曰序板九伯

上帝板蕩下民卒瘡湯召穆公傷則公室大駭也詩曰

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之無謂

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德諸

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後之道謂變改而斥遠使
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南謂曰
裂職有闕仰山甫補謂曰斷絕淫佚抑止繁游思留庶政無
之皆周宣王賢臣也謂曰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教
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
我謂曰慙慙力疾反

上孝靈皇帝疏

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時為司徒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先王造園裁
浹以脩三驅之礼燕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闕

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
以為苑園壞沃衍沃地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
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
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
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蓋之何
為以臺以慰下民之勞

張皓字叔明建為武陽人晉侯六世孫時為彭城相

上孝安皇帝疏

時安帝欲廢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巨焉大
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

疏曰

昔賊臣江克造構讒逆至今矣園與兵終及禍難
字次情武帝時為直指綉衣劾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
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克捕案巫蠱既知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壘太子宮中得桐木
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克斬之發喪
即承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朔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後壹
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達太子死後
今狐茂上書論太子寬武帝感悟怜太子無今皇太子
幸乃族滅江克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
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傳九德之教皇陶陳九日寬而
亂而敬優而教直而溫宜簡賢輔成就聖質書奏
舊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上孝安皇帝疏

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
 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
 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
 惡聖主不罪芻蕘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
 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歸乃

張綱字文紀瞻子

上孝順帝書

順帝縱委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穉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培國家之難雖生亦
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諫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
明二帝德化充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
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
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
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
順道者也左傳曰唯名與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
方以奉天心書奏

奏孝順皇帝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儒知名多
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
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憂家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
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中包胥曰吳為其心好貨縱恣
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
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京師震錄
御進也

東漢書疏卷之六終



卷一